

世界最具故事性的 中篇小说(4)



《阅读文库》编委会 编

吉林电子出版社

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

世界最具故事性的 中篇小说

(4)

《阅读文库》编委会 编

吉林电子出版社

目 录

生活在海上的人们	穆时英 (1)
咱们的世界	穆时英 (38)
缀网劳蛛	许地山 (53)
鼠 牙	鲁 彦 (74)
上海的狐步舞	穆时英 (97)

生活在海上的人们

—— 穆时英

出去的三十多对船只回来了五只。

暖啊，暖啊，暖……呀！

咱们全是穷光蛋哪！

酒店窑子是我家，

大海小洋是我妈，

赊米赊酒，赊布，柴，

溜来溜去骗姑娘——

管他妈的！滚他妈的！

咱们全是穷光蛋哪！

暖啊，暖啊，暖……呀！

三百多人这么唱着去的，唱着回家的只我们三十多个啦。凭空添了几百没丈夫的小媳妇没儿子的老头儿，老婆儿，没爹的小兔崽子——天天晚上听得到哭声！恩爱夫妻不到冬，他妈的，翠凤儿好一朵鲜花儿，青青的年纪就变了寡妇咧！她没嫁给老蒋的时候儿，本来和我顶亲热的，我也顶爱她的；可是，女人这东西吗，压根儿就靠不住，三不知的嫁了老蒋了。两小口儿一条线儿拴俩蚂蚱，好得什么似的，倒把我生疏了——天知道，我可哪里忘得了她！咱们动身的那天，老蒋还和她没结没完的谈了半天。他妈

的，谁知道呀，老蒋这回儿却见了海龙王啦。

出岔子的三十多对船全是大脑袋蔡金生的，咱们这儿的船多半是他的。咱们这儿只这么大一块地方儿，四面全是海，来回不到八十里地儿。他简直在这儿封了王，谁敢冲着他出一口大气儿？公仓是他的，当铺子全是他开的，十八家米店他独自个儿开了十五家，酒店又多半是他的。咱们三万多人，晒盐的，捉鱼的，哪一个不吃他的，喝他的。他要咱们死，咱们就得死！巡官，缉私营，谁不奉承他？他家里还养着二十多个保镖的，有几十枝枪呢！那狗入的乡绅，冯筱珊，村长邵晓村他们也是和他一鼻孔出气的。他们家里不说别的，就女人，大的小的，也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。咱们的姑娘，只要他们看上了，就得让他们摆布。谁敢哼一声儿，回头就别想做人！妈的冯筱珊那老不死的就是刁钻古怪的鬼灵精儿，专替他们打主意。妈的这伙儿囚攘的咱们三万多人没一个不想吃他的肉！

我回来了五天，没一天没人哭到大脑袋家里去，向他要钱养老。你猜那狗入的怎么着呀？干脆把人家摔出来！李福全的妈就给摔伤了腰，躺在家里，瞪着眼儿干哼唧。咱们半条性命在自家儿身上，半条性命在海龙王手里边儿的替他捉鱼，让他发财，翻了船死了，扔下一大堆老的，小的，他一个大也不给，叫咱们心里边儿能不把他恨到了极点吗？咱们还算是好的，还有他们烧盐的咧。你们知道盐是怎么来的呀？有的是烧的，有的是晒的。一只芦席编的擦了湿上的大锅子放在那儿烧，锅子里边儿是海水，烧盐的光着身子，一个心儿瞧着锅底，一漏就得让人家抬着往火里送，把手里边儿的湿土按在那儿了才能出来。你说

呀，干这营生的谁又说得出定什么时候死哪！晒盐的也要命，一天天的海水，一天天的太阳，不知道流了多少汗，才晒成了这么二百多斤盐，他妈的公仓不开——公仓已经好久不开了！这几天米店不赊账了，说是没米啦。他妈的，没米？那伙儿狗入的吃什么的呀？左归右归还不是要咱们的命罢咧。再这么过一个月，谁也别想活得了！

可是，也有说他好的人，我的哥子就是一个。咱们俩虽说是一娘养的哥儿，可是我就和他合不上来。他是在大脑袋家里当听差的，早就娶了媳妇；我不和他在一块儿住。那天我跑到他家去。他跟我说道，“老二，你说呀，他妈的那伙儿家伙，平日吃老爷的，喝老爷的，就不替老爷着想。这回老爷翻了这许多船，还哭到他家里去要养老钱。死了不就结了？还要什么抚恤？今儿石榴皮的媳妇来过了，我说老爷的心眼儿太好，压根儿就别用理她。”

这话你说我怎么听得进去，又要跟他抬杠儿啦。我的嫂子还说道：“那小媳妇子，人不象人，也守寡咧！那天我向她借条裙到前村喝喜酒去，她左推右推，归根儿还是不肯。今儿做了寡妇，我才痛快呢！”我瞧着她那副高兴的模样儿，那张势利脸，就一股子气劲儿往上冒，想给她个锅贴。人家死了丈夫，她心里边儿才痛快呢！我刚要发作，她又说道：“干脆给我当婊子去就得啦！没钱守什么寡？”她冷笑了一声儿。“死了倒干净呢！她也象守寡的吗？谁希罕她活着？谁又把她当人呀……”

我一股子气劲儿直冒到脑门，再也耐不住了。

“滚你妈的！谁是人谁又不是人？大脑袋算是人吗？你这娼妇根也象是人吗？”我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，喝道。

她先怔住了，我气呼呼地往外走。她跳起来就骂，赶了上来，给老大拦回去了。

“别撒你妈的泼！老大怕你这一套儿；我也怕你吗？我怕得了谁？”

她一推老大，还想赶上来。

“你来？”我亮出刀子来，我杀人杀多了。“你来，老子不宰了你！”

那泼辣货还是拍手顿脚的一个劲儿骂，我也不理她，揣上刀子走我的。那天晚上好月亮，不用摸着黑儿走。我跑到小白菜那儿喝酒去，黄泥螺也在那儿。咱们真的没地方儿去，不是逛窑子，就是上酒店，总得喝得愣子眼儿的，打架淌了血才回来。有钱斗纸花，没钱的时候儿就干瞧着人家乐；除了，这叫咱们怎么过活？钱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；盼着眼干发愁，还不如灌饱了黄汤子，打一阵子，扎一刀子，淌点儿紫血就完咧。

过一回儿，陈海蜇也来了。

小白菜生得白奶白胸膛，
十字街上开酒坊；
老头儿现钱现买没酒吃，
我后生家没钱喊来尝。
小老儿肚子里边气冲火，
酒壶摔碎酒缸边；
我年轻的时候儿没钱喝白酒，
如今人老珠黄鸡巴不值钱！

他这么唱着进来，大伙儿全叫引笑了，他也咧着嘴傻笑。“喂，小白菜，给拿酒来！”他在我们的桌上坐下了。

“嘻，你这人，欠了三千六，今年还没见过你半个子儿咧。”小白菜来了，卖俏不象卖俏，半真半假的白着眼儿。“咱们这儿不赊酒给穷小子！”

“老子今儿不单要赊你的酒，还要赊你的窟窿咧！”他乐开了，跟左手那边儿那个小老头儿说道：“王老头儿，你说，这话对不对？”

“暖……暖……”王老儿乐得合不上嘴来，一个劲儿暖。

“暖你妈的！还暖呢！谁跟你咸呀淡的！小白菜，快拿酒来！”

“蔡老板说的，你的盐板早就完了，不能再赊给你。”小白菜回身走了。

“滚他妈的老板！真的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成！瞧老子的！”他亮出刀来，嚓的声儿插在桌上。“行不行？”

“你瞧，跟你说着玩儿的，就急得这个模样儿了！”小白菜赶忙拿出烧酒来，把笑劲儿也拿出来。

陈海蜇一条腿践在凳上，一口气儿喝了半杯，往桌上噎的一拳。“蔡老板！他妈的，多咱老子不割下他的大脑袋来当酒杯！谁搁得住受那份儿罪！半年不开仓了，米店不赊账了，连小白菜也扭扭捏捏的了。臊他妈的，简直要咱们的命咧。老马，你说呀，谁又活得了？咱们烧盐的，晒盐的先不提，你们捉鱼的活得了吗？你瞧，你瞧这遭儿死

了二三百人，扔下一大嘟噜小媳妇子，小兔崽子，老婆子、老头子，大脑袋他妈的出过半个子儿没有？”他一回头在王老儿肩上打了一下；王老儿往后一坐，差点儿往后跌了个毛儿跟斗。“就说你们庄稼人吧。你们活得了吗？那妈的邵晓村，闹什么沙田捐呀，鸡巴捐呀，就差睡姑娘，生儿子没要捐——他妈的，反正是要咱们的命罢咧。”

“可不是？咱们小百姓准得饿死咧。这年头儿，我也活了六十多年了，就没碰见过这种年头儿！狗急跳墙，人急造反，我老头儿也想造反咧。”王老儿也拍了下桌子，气呼呼的，那神儿怪可笑的。

谁又不想造反呀？真是的。

“再这么过一个月，大伙儿再不造反，他妈的，我就独自个儿子！老子不希罕这条命！”你瞧那神儿！说着玩儿的呢！真会一下子造起反来的？

“别说废话啦，明儿晚上的事儿怎么了？”黄泥螺问他道。

“成！有四十多人——喂，老马，你干不干？”

我明白准是运私盐到县里去。

“是带‘私窝儿’上县里去吗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干！杀人放火我都干！我有什么不干的！”我把酒杯往桌上一砸，说道：“明儿要再碰着‘灰叶子’，他妈的，咱们就拼个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反正是活不了！”

你明白的，灰叶子就是缉私营。他妈的，大脑袋那狗入的，这儿故意按着公仓不开，又不许人家运“私窝儿”，怪不得县里的盐卖这么贵。那囚攘的只知道独自个儿发财，

就不管人家。

我喝得舌头硬撅撅的才跑出来；陈海蜇还在那儿跟小白菜胡闹，一定要赊她的窟窿。

山歌要唱偷私情，
喝酒要喝绍兴陈，
摸奶要摸十八九岁牡丹奶，
亲嘴要亲弯眉细睛红嘴唇。
红嘴唇来由挈腮，
又贪花色又贪财；
贪财哪有贪花好？
野花香来夜夜开！

我嘴里边儿这么哼着往窑子那儿跑，刚拐弯跑进那条太平胡同，只见前面有个穿西装的小子。我是想到小金花家去的，他妈的，谁知道那小子也在那儿停住了，侧过身来敲门。他妈的，果然是邵晓村——我早知道除了邵晓村那家伙，就没人穿西装的。他敲开了门进去了，一回儿门呀的又开啦。出来了大饼张。他嘴里咕嚷往胡同的那边儿走去，也没瞧见我。好小子，给撵出来了！我不高兴到别家去，一回身就走。我可真有点儿喝多了酒，眼珠子也有点儿蒙蒙糊糊地瞧着前面一棵树，还当是邵晓村了——妈的，你瞧，那家伙嘴上养着一朵小胡髭，架着眼镜儿，一张瘦脸瓜子，两只乌眼珠子在眼镜儿后边儿直冲着我咕噜咕噜的转。滚你妈的！我一刀子扎去，正扎在他脸上。他嚷也不嚷一声儿。我的刀子雪亮的在黑儿里边儿哆嗦，哪

里有什么邵晓村呀！

我拔了刀子沿着海滩往家走，大月亮正在脑袋上面，照在海上直照几里远。远远儿的有几只刁船在那儿，桅杆就象是个高个儿的瘦子，瘦影子在水面一晃一晃的象蛇。浪花儿尽往沙上冒，哗哗的吐白沫儿。月亮在我的后边儿，影子在我的前面；月亮跟着我，我跟着影子——嘻，妈的，你瞧她老比我快一步儿！一拐弯，我转到山根那边上，只见一个影子一闪，咚的一声儿。是谁跳了海啦！多半是死了儿子的老婆儿。我一扔褂子，一耸身往漩涡那儿钻去，我抓住了那家伙的发儿，扯了上来。是翠凤儿！我让她平躺在沙滩上面；她的衣服全湿透了，平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的。我往她身上一阵按，她那软软儿的身子一我按着按着，她给我按得胸脯儿一高一低的，气越喘越急，腮帮儿也红啦，我自家儿可按得心里边儿有点儿糊糊涂涂的啦。还好没喝多水，她哇的一声儿醒过来了。她坐起身来，望了望我，哭起来啦，哭得抽抽咽咽的。他妈的，你哭你的，可教我怎么着呀？陪着你哭不成？我站在一旁愣磕磕地瞧她哭。他妈的，一个湿身子，衣服全贴在身上——我有点儿爱她呢！我本来是爱她的，嫁了老蒋，才不好意思再爱她了。老蒋，那家伙，把个花朵儿似的媳妇扔在家里，自家儿到龙王宫里去乐他的！我真舍不得让她哭，可是也没法儿。她哭了一回儿，站起来，一边哭，一边走，把我扔在那儿，我跟了上去。

“翠凤儿，我送你回家吧？”

她不做声，我也不言语，陪着她往回里走。那道儿真远，走了半天还没走了一半，她哭着哭着也不哭了。我撘

着她走，越走越爱她，越走心里边儿越糊涂。

月子弯弯照九州，
我陪着你在山道儿上走；
看到你胸前奶子兀兀抖，
我马儿不由心难收……

我瞧了瞧她，她低下脑袋笑。

“谁教你救我的呀？我自家愿意死，干你吗事！”

“鲜花儿掉在水里，我怎么舍得……”

“呸！”她忍着半截哭劲儿啐我道。

“翠凤儿，你的衫子全湿透了，你瞧！”我往她胸脯儿上按。

“呸，别缺德了……”

我抱住了她……滚他妈的老蒋，我可管不了这么多！你瞧，我捉住了一条美人鱼！

我回家的时候儿口头刚冒嘴，一觉直睡到晚上，好香甜。醒来时已经不早了，我揣着刀子，先到船上去守着。我躲在舱里边，探出半个脑袋来瞧着。今儿晚上有风，海在发气啦。雾也够大的，好天气！运“私窝儿”，就要这么的天气。好一回他们才悄没声地挑着盐包来了。陈海蜚脑门上绑了条布，碰了“灰叶子”，给打破的。

咱们一伙儿十多只小船开了出去。陈海蜚，麻子和我在一条船上，我是划船的。浪多高，大山小山。咱们一回儿上山，一回儿下山。我划船的本事就大，只一桨。就到山顶上去啦。海里边只听见浪声；浪花儿一个接着一个，

黑压压的尽扫过来。

猛的麻子悄悄儿地说道：“缉私船来啦！留神！”

那边儿雾里边儿有一只桅灯正在向这边儿驶来，他们多半是听见了咱们的打桨声。有人在那儿喝道：“谁呀！停下来！”接着就是碰的一声枪！幸亏今儿晚上雾大，他们还瞧不见我们的船。

“别做声！”陈海蜚悄悄儿喝道，亮出了刀子，望着那只鬼鬼啾啾的桅灯。

我攥一股子劲，身子往后一倒，又往前一扑，打了两桨，往斜里蹿出了三丈多远，又往前驶去。浪花儿哗啦哗啦的溅到船里来；我们在缉私船的前面了，还有十多只船全跟在我们后边儿。

我们走了半里路，只听得后面碰碰的两枪，有谁喝了声儿：“停住！”我们往后一看，只见隔一丈路有一只船，顶后面的几只看不清了，不知谁给拦住啦。到了县里，我们从后山上岸，排小道儿走到石桥镇去，悄没声地走。离石桥镇没多远，一边是田，一边是河，田里边儿猛的蹿出一张狗脑袋来，叫了一声儿。黄泥螺扑上去，一把抓住那狗嘴，只见刀光一闪，连人带狗滚在田里边，也没听见一声儿叫。黄泥螺再跑出来时，浑身是泥。我们从田里抄过去，悄悄儿的各走各的，摸着黑儿跑到黑胡同里，敲开人家的门做买卖。

只一晚上，我们带去的“私窝儿”全完了。

早上，天没亮透，我们分着几伙儿回到船里，摇着船往家里走。钱在咱们荷包里边儿当啷当啷的响，《打牙牌》，《十八摸》也从咱们的嘴里边儿往外飞。得乐他妈的几天

哩！到了家，一纳头便睡。晚上我买了一匣香粉，一瓶油，到翠凤儿家里去。她头也没梳，粉也没擦，见了我有点为难为情。她说昨儿晚上抓住了一只船，三个人，石碌碡也在里边儿；船给锯断了，人今儿在游街。她知道我昨儿晚上也在那儿干这勾当，便说道：

“你也得小心哪！”

“管他呢！我怕谁？”

“你累不累？”

“我不累，可是厌了……”

“厌了什么呀？”

“摇船摇厌了，想换个新鲜的，我想推车。”

他妈的，我推车的本领真大，从地上直推到床上。她说我象牛，我真象牛，象牛在推车，车在铺子上，牛也在铺子上。你说怪不怪？末了，车一个劲儿的哼唧，牛也会喘气。累也忘了，愁也忘了！

接着五六天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当牛。钱又完啦！我到老大那儿去借钱。刚走到上庄，还没到大脑袋家，远远儿地瞧见一大伙人在那儿笑着闹。老大还站在门口那儿，指手画脚地骂道：“滚你妈的，没天良的狗子们！老爷没向你们要船，你们倒向老爷要起人来啦！还有王法吗？前儿抢了米店，今儿索性闹到这里来了！”

我一瞧就知道是那伙儿死了丈夫，没了儿子的。他妈的，你瞧，咱们老大那神儿！狗奴才！还向他借钱吗？我可不干！

大伙儿闹起来了。

有人拿石子往老大身上扔。

“冲进去！”有人这么嚷道。

门开啦，抢出二十多个小子来，拿着枪就赶，大伙儿往外退，挤倒了好几个孩子，给践在脚下。一片哭声！我拿起脚下的一块大石头扔过去，正扔在老大脑勺上。他往前面倒，他妈的，老子回头不搦你百儿八十个透明窟窿！狗入的！我管你是谁？

我可不能再往下瞧，再瞧下去脑门也得气炸啦，我跑到小白菜那儿喝酒去。麻子，黄泥螺都在那儿。咱们好几天没碰着了，你一杯，我一杯的尽灌。

“老马，昨儿大支山又抢了一家米店，真的要反哩。”麻子说道。

“不造反怎么呀？我赶明儿把家里的马刀拿出来杀人去，他妈的，蔡金生，冯筱珊，邵晓村这伙儿狗入的家伙一个也别想活！”我真气。

过了一回儿，咱们三个人，一边喝酒，一边斗起纸花来啦。他妈的，我简直喝的不象样儿了，手里的牌，一张变了二张，全在那儿摇头晃脑的。这么着还能赢钱吗？我的钱，没多久就完啦。可是不知怎么的给我拿到了一副大牌，已经听张了，只要来只娥牌就可以和出五千一百二十道，我拼命的等着，他妈的拉也拉不上，打也没人打。黄泥螺坐在我下手，也是副大牌，也在那儿听张。我们俩全等急了，拉一张骂一张，睁着四只眼，一个心儿想和，好容易麻子拿着张娥牌在外一扬手，他就把牌往桌上一扔，喝道：“和啦！”

“慢着！”我也把牌放了下来，我娥牌从他手里抢了过来。他先一怔，回头看了一回儿我的牌，就说道：“为什么

不早说？不给钱！”

“怎么能不给？”

“不给就不给！”

我一股气往上冲，酒性发作了，直往上冒。不知怎么的，我一瞧，他的脑袋也大了，象蔡金生。我拔出刀子来，噌的一声儿，连桌子带手掌儿，把他给钉住在那儿。

“拿出来，我说！”我直着眼儿，扯长了嗓子就嚷，他杀猪似的叫了一声儿。

“好家伙！”他瞬大着眼把刀子拔了出来，就往我身上扎。我一躲闪，粲的一下，一阵凉气，刀子扎在我左胳膊上面，在那儿哆嗦。我不嚷一声儿疼，拔出刀子来，紫血直冒。黄泥螺也亮出刀子来，咱们俩眼珠子都直啦！大伙儿围了上来瞧热闹，也没人劝。扎一刀子冒紫血，谁嚷疼就丢脸，谁胜了就谁有理，咱们这儿死几个人算不了一回事儿，反正巡警管不了。麻子给我们把桌子什么的一腿踹开了，腾出片空地来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黄泥螺也往后退了一步，刚要往前一冲，死拼在一起啦，陈海蜇跑来了，分开了看热闹的，一把扯住我就往外跑。“别！让我治治这小子！”

“你也来！”他又拖住了黄泥螺。

“滚你妈的，谁来劝架就打谁！”我们俩都这么说。

“别打你妈的！我高兴来劝打架吗？别累赘，跟我来！”

准是出了什么事咧，我们跟着他，跑到外边，麻子也跟了出来。我问他什么事，他一个劲儿嚷：“造反。”成！要造反，我有什么不干的！我们直跑到山顶东岳宫前面那块坪子上面，跑得气都喘不上来，四面都有人在望风。黑

压压的在那儿有十多个人。他妈妈的呀！我喜欢得要跳起来。大饼张，陆耿奎，带鱼李，他妈的，从前咱们这儿的渔×××长，盐×××长，农×××长，一古脑儿全在这儿了。我胳膊上还淌血，从土褂儿上割下一条布来，绑在那儿，忙着嚷道：

“怎么个闹法呀！”

“悄悄儿的，别做声！听唐先生说！”带鱼李说道。

唐先生也在这儿呢！还是从前打县里来的，教我们组织渔×××什么的那个唐先生！他年纪还轻哩，心眼儿顶好的，生得挺大方的。我满心欢喜的，哪里能听得他们的话呀。他们你一句，我一句的还没说完呢。

往底下望去，上庄大小支岔那儿一片灯火，海面有雾，数不清的桅灯，萤火虫似的在那儿闪呀闪的，远远儿的能看到在黑儿里往上冒的浪，听得见唏哩哗啦的浪声。

“明儿非杀了大脑袋不成！”

“他妈的，一刀子结了他，倒便宜了那狗入的，老子就想咬他一口儿呢！”

“听着，呃！我已经把条件想好了，我们明儿别杀他，要他答应我们的条件，杀了他，一则没什么用；二则要闹出大事来的。”这是唐先生在说话，不用看，听也听得出。

“管他妈的！杀了他又怎么样？造反就造反！我们管不了这么多！”

“不杀那家伙吗？不成！”

“冯筱珊，邵晓村那伙儿狗入的全要杀！”

大家又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起来了。

“听着，呃！我把条件念一念。杀了他是不中用的，我